

新—四—樂

蕭立坤

「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，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」，這是中國農業社會傳統公認的人生四大樂事。到了工業動盪的新社會，這四件事是苦是樂，便成了疑問。根據我在海外數十年的觀察，這四件事可能正是四大苦事。

現代人多住在城市，城市每逢大雨，交通阻塞，窮人工作困難，富人娛樂困難。人人希望晴天，不喜陰雨。

戰亂中流離失所，一旦在他鄉遇見老友，自己可能已赤貧，可能已暴富。而那位久無音訊的故知，也可能已赤貧，可能已暴富。

所以彼此須刮目相看，吞吞吐吐，必須將對方情況有一些估計後，才敢表示態度。那一剎的窘困，怎麼說得上樂，實在是避之猶恐不及的大苦事。

今日青年，既無處男，又無處女，洞房不洞房，很少人還有興趣。不是識途老馬，即是味同嚼蠟。可能仍不是大苦事，至少已不是大樂事了。

至於第四句金榜題名，一向是學生們最怕的事。如果是入學榜，則題名後四年寒窗，很不好受，如是畢業榜，則中小學生恐懼升大學一關，大學生怕失業一關。

這樣說來，新社會有沒有樂事呢？我的觀察，也有四件：「久病復蘇起，他鄉再立基，升官大家捧，發財無人知」。

前三條已很明白，不須解釋。第四句是指財源必須保密，只可天知地知。但若存入瑞士銀行，經那世界性的洗銀機洗染一下，黑銀即變成白銀，然後銀主不但不怕人知，反而同升官一樣，知道的人越多越好，才是人生大樂也。

殖 邊 夢

——雲南心影之六——

邱子靜

省政府的改組，本來是平常的事；可是三十四年十月雲南省政府的改組，却顯得不平常。尤其在雲南各邊地土司的眼光中，一個統治雲南十八年的王座被推翻了，正像是換了一個朝代。

說起土司，許多「下江人」不甚了了。這裏且引明史卷三一〇土司傳的一段：

西南諸蠻，有虞氏之苗裔，商之鬼方，西漢之夜郎、靡莫、邛笮、棘爨之屬皆是也。自巴夔以東及湖湘嶺嶠，盤距數千里，種類殊別。歷代以來各自相君長。原其為王朝役使。自周成王時孟津大會，而庸、蜀、羌、茅、微、盧、彭、濮諸蠻皆與焉。及楚莊臨王滇，而秦開五尺道，置吏。沿及漢武，置郡尉縣屬，仍令自保，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歟。

這說明了土司的起源。實際土司制度的建立則始於元。元立雲南行中書省，在各路均設置宣慰司、宣撫司、萬戶、千戶大小不等的世襲土官。明踵元故事，大為恢拓，土官銜號有宣慰司、宣撫司、招討司、安撫司、長官司等。清繼之，名目有土把總司、土千總司、土便委司及土目等。民國以後，雖實行改土歸流，在其地設置縣治或設治局；民國二十年內政部且呈准土司不予補官襲職，但雲南省各邊地縣局以下的政治實權仍操在土司手裏，而省縣政府對各地土司的行文也仍以某某土司相稱。是雲南省政府仍承認土司制度的存在。

各邊地土司聽到雲南省政府改組了，便相約來昆明看看政治情勢。他們大都受過相當教育，知道這是中央勢力取代了地方勢力，軍政大權統一於中央，對邊民只有好處不會有壞處。要想改進邊政，這正是一個轉機。

十月底，各土司於晉見李代主席之後，紛紛來拜訪他們心目中的軍事首長第五軍邱軍長。那時我和泉兄同住在昆明小東城脚寓所裏。泉兄和土司晤談之後，覺得很多土司具有國家思想和現代觀念。他因為軍事倥傯，告訴他們有事請和我聯絡，因此我有和各土司認識的機會。

那時我所接觸的有瀾滄縣募迺、上猛允、大山、富永及雙江縣猛猛、遮放、芒市土司。其中交往最多最久的是募迺石炳麟土司，他是保黑族，曾肄業陸軍官校第五分校，儀表英俊、言談練達，極為泉兄所贊許。

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是如何鞏固邊防、開發邊疆。據他們說，滇西南中緬未定界有兩處：江心坡以西野人山一帶是北端未定界，班洪卡瓦山是南端未定界。值此抗戰勝利，英國勢力未返回緬甸之前，正宜派兵進駐其地以鞏固國防，進而開發邊疆。泉兄對這個意見很是贊許，請他們提出一個計畫來，以便和省府方面策劃進行。

幾天後，他們送來一份卡瓦邊區墾殖計畫副本，正本呈報雲南省政府。計畫書的內容大致分三節。第一節說明卡瓦區在鎮康、瀾滄之西，面積約二萬方公里（半個臺灣大）。居民有卡瓦、山頭、崩龍、保黑、擺夷等族，自成部落社會，以卡瓦族人數最多，明代曾冊封為上下葫蘆王。全區人口共約三十萬人。卡瓦族奉孔明為正神，原承認中國為宗主國。惟自清末英佔緬甸後，英人藉傳教進入邊區，經過數十年的宣傳，卡瓦漸漸傾向英國。現在抗戰勝利了，急宜派國防軍進駐邊區，在邊境設立國防警察，以鞏固邊防。

第二節說明為確保邊疆的領土，改善邊民生活，必須先建立政治機構，似可援照本省麻栗坡、河口督辦公署的例子，在班洪設立卡瓦區督辦

公署，派國防軍一營隨同督辦進駐卡瓦區，把藉傳教進行政治活動的外籍傳教士驅逐出境，一面推行地方自治，致力交通、教育、衛生的建設，將各山王轄地編為鄉鎮保甲，以各大小山王任鄉鎮保長、使其納入地方自治組織的正軌。

第三節說明卡瓦區礦藏、農產都很豐富。礦產有金礦、銀礦、鐵礦、鉛礦、煤礦、銅礦；農產有水稻、旱稻、茶葉、柚木、藥材等，確是滇西南的大寶庫。捨卡區而言開發滇西南，實為捨本逐末。開發辦法由邊民投資創設雲南殖邊銀行，向外國購辦機器，以開採金廠壩的金礦，班洪的銀礦，募迺的鉛礦。銀行資金以黃金或半開銀元計算，首先由鄰近卡區各縣土司認股，再推及卡區內各山王及頭目認股，最少可籌集黃金一萬兩，預定一年內成立銀行，二年內建立礦廠，開始生產。

泉兄看了這篇計畫書頗為興奮，對各土司的熱忱為鄉為國，大加稱贊，當允與李代主席商談具體的進行辦法。他對我說：「軍人的最大光榮是開疆闢土，其次是收復失土；至於捍衛國土是軍人的起碼責任。滇西野人山，卡瓦山一帶幅員遼闊，物產豐饒，且曾是前清的羈縻地區，在國界未定之前，我們如果能把國旗插在那裡，為國家爭得疆土，那將是萬世不朽的事業。」

我那時還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後方勤務司令部任職，雖然工作忙迫，但這篇計畫書和泉兄的話引起了我的幻想。我記起在小學時，老師便曾告訴我們，雲南邊疆的班洪和江心坡是兩處中英未定界，英國有野心想強佔這地方，我們一定要保有它。後來讀「中國之命運」，這本書指示青年們要立志作邊疆屯墾員。我天真地想現在我有機會面對這塊國境上曾發生爭執的班洪地方，如果能到那邊去作開發工作，那是多麼有意義的事。

泉兄和李代主席洽談結果，李代主席在原則上同意這個計畫，不過設立卡瓦邊區督辦公署，尚須先報請中央核准。關於人事方面，土司們曾向

李代主席建議派我和李文湘到那邊去工作。文湘兄係李代主席之大公子，中央政治學校畢業，和我是南京中學同學。我曾和他談過這個問題，他表示他很樂意一塊兒到滇西邊地去工作。

省政府方面，李代主席於十一月十五日召開邊政座談會，各邊地來昆的土司都出席了。主席報告說：「扶植邊疆同胞爲本省八大施政綱領之一。爲達成此項工作，擬於最近期間，召開一邊政會議。特就諸位來省之便先行邀集會談。」接着由各土司發表意見。瀾滄上猛允土司刁世澤說：「卡瓦山區人民，思歸中國，而外力不斷引誘，以傳教爲名，作政治活動。擬請政府派員以文化及經濟力量，加以安撫。瀾滄募迺土司石炳麟說：「擬請政府參照所呈卡瓦邊區拓殖計畫，開發卡瓦山。」南甸土司代表龔越清說：「邊民需要辦理教育衛生，建設機場。」江戶撒土司代表李照祥說：「希望政府派員入邊調查實地情形，以免隔閡，而釋誤會。委用邊地行政官吏，應求清正廉明，期能從事邊疆建設工作。」各人發表意見後，經討論決定開擴大邊政會議，籌備期間，暫定半年，因路程及公文往返，需時四個月，在各地籌備約需一個月。

不料僅過了半個月，十二月一日雲南省政府又奉命第二次改組，李氏不再兼代主席，把省政交回到龍雲的同母異父兄弟盧漢手裡。這事來得很突然，泉兄即或李氏本人也沒有想到。一位第五軍的僚友嘆氣說：「昆明之圍死的那百多人，血是白流了！」

盧漢接任雲南省主席後，宣布「在安定中求進步」。他說：「爲政不在多言。」他開頭也曾打算擬訂一個五年計畫，後來改擬三年計畫，但實際上連一年計畫也沒有公布。什麼「建設新雲南」，什麼「扶植邊疆同胞」，什麼「開發邊疆資源」，根本隻字不提。「卡瓦邊區墾殖計畫」登時成爲泡影了。

十一月中旬，由於泉兄的介紹，李代主席召見我一次，接着發表我任宜良縣縣長。

泉兄却也和我一樣，對滇西邊地還是忘情不了。三十五年二月，第五軍奉命移防漢口。他撥了一部無線電收發報機給募迺石炳麟土司，派四個收發報員隨同前去，由梅作楨上校率領，用卡車送到保山，續由石土司用駱馬馱往募迺，供作以後繼續通訊之用。泉兄離滇時曾囑我和石土司保持聯絡，我照着一直和石土司繼續通訊。

三十七年四月雲南省政府發表調我任大理縣縣長，當時國內局勢逆轉，滇東圭山區土共已開始騷動，我曾考慮到臺灣去。可是由於內心「開發邊疆」的懸想，我盤算着在大理縣再作一兩年縣長，便可能調任瀾滄邊區的行政專員，那時便可和邊地各土司合作，來實施「卡瓦邊區墾殖計畫」。因此決定赴任大理。可是不到一年，滇西南瀾滄、雲縣一帶變亂迭起，漫天的烽火燒斷了我和石土司的連絡，也燒燬了我心頭的幻想。

四年來作着甜美的殖邊夢，到此才算清醒過來。

校 慶 橋 牌 賽

——將於五月三日舉行——

交大愛好橋牌校友，爲祝賀母校八十五週年校慶，聞將於五月三日，假台北市仁愛路一段臺灣電信局舉行。歷年戰況熱烈，爭奇鬥智，今年籌劃人廖慶豐、連淑娟正在積極準備中，敬請密切注意下期友聲刊登消息，報名參加及觀戰，共襄盛舉。